

“90后贱女孩”：我们被潜规则



包包和阿紫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利用我们想成名的心理一步步引诱我们拍裸照。”

包包与阿紫，两个“90后”花季少女的个人空间开通后，迅速吸引了数百万网民的注意。这对双胞胎女孩自称“贱女孩”，她们在个人空间的自传体小说上，骂父母，骂老师，骂男人，并称自己是“在刀刃上跳芭蕾舞的姑娘”，是“附在男人体内的寄生虫”。26日上午，包包与阿紫在其个人空间上，针对曾报道过她们背后可能存在“幕后推手”一事，爆出惊人日记，自称两人曾被逼与“××影视”拍摄裸照，并和工作室的负责人及各种“投资人”发生性关系。而“××影视”的工作人员面对记者采访时则声称事情他们“自己会解决”。

这到底是恶意炒作，还是惊人内幕？事实真相还有待查证。

“想了很久，决定说出来。时间定在5月26日，星期一，公元2008年。”5月24日凌晨，包包与阿紫的空间进行了更新——《风暴来了，我们不怕》。

空间预告周一将爆料

包包与阿紫在文中表示，将于星期一向全世界证明她们在空间上所登的日记，并非单纯的炒作行为。“我们早已做好准备，在世俗的人群里，做一个诚实的人。虽然名声不好，但会在心灵上得到更多的慰藉。”此外，双胞胎女孩还对态度各异的留言网友表示理解，因为她们相信，留言的每一个人，包括“谩骂的、支持的、看热闹的、起哄

外，还被安排与各种“投资人”见面，然后在“内心充满恐惧中极不情愿”的情况下与那些道貌岸然的“投资人”发生性关系。此外，两人还在文章中透露，影视工作室的其他“艺人”也和他们一样，都是在“噩梦”中等待着机会的到来，更称“××影视”根本不是什么正规的影视公司，是打着演艺招牌从事色情服务的公司。

26日中午，记者通过各种途径，终于与包包和阿紫取得联系。为了解她们在日记里所说的情况，记者通过电话对两人进行了详细的录音采访，并通过视频确认了被访者的身份确是包包和阿紫。在采访中，包包和阿紫向记者详述了自己加入“××影视”的前因后果，并声称“××影视”存在以诱骗未成年少女拍摄裸照来获利的运作方式，自己本身就是事件的受害者。

胡姓当事人未接受采访

根据包包和阿紫在日志上留下的联系电话，记者随后拨通了被指是“××影视”负责人胡××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一名女士，当记者就此事向其求证时，该名女士犹豫了一阵后，向记者表示，胡先生现时不在工作室，不能接受记者的采访，而她则是新员工，对包包与阿紫的事并不了解，不方便接受任何采访。

发稿前，记者再次拨通该号码，接电话的仍是那名工作人员，她表示，对于包包和阿紫发表的言论，需不需要澄清是胡先生个人的事情，和公司无关。当记者问，胡先生是否知道包包和阿紫发表的关于他和公司的每个“艺人”发生性关系的事情，该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胡先生知不知道。

随后，记者又将采访的原

因发短信到该手机号码，不久之后，收到该手机回复的短信，短信说：“多谢你们的关心，这件事我们自己会解决。”

“他们引诱我们拍裸照”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们是什么时候加入“××影视”的,大致是一个什么过程?有中间人可见证吗?

包包和阿紫(以下简称包包):是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通过陌生人(后来成为了朋友)的介绍进去的,这个朋友的名字叫孟××。去年9月,我们在双井百环家园租的房子快到期时,有一天在肯德基吃饭时有个中年男人前来搭讪,向我们介绍“××影视”并留了他的电话,没过几天就联系了试镜。

记:在你们眼中,“××影视”是一家怎样的公司?

包包:“××影视”是一家名义上的影视公司,吸取想在影视方面有发展的女孩加入,我们见过的女孩年龄都在20岁以下。但现在看来,这根本不是什么影视公司,完全不专业。他们的业务就是组织一批小女孩拍些比较暴露的照片和视频贴到自己的网站上,说是给艺人做初期宣传。但这样的收益很小。公司的主要收益是通过给女孩们介绍“投资人”,并教会她们怎么去赢取对方的好感同时拉拢投资。在和“投资人”谈话并发生关系时,胡××要求每一个“艺人”都带着录音笔把过程记录下来交给公司,这样的公司到底是家怎样的公司,你们可以自己判断。至于那些和“××影视”的“艺人”玩潜规则的男人们,你们也可以想到到底有什么潜在的危险在等着你们?

记:你们日记里所写的东西,是在指控“××影视”曾

对你们做过任何不合法或不道德的事吗?具体是什么?

包包:他们(××影视)在我们未成年的时候就对我们造成了伤害,具体的事情我们已在博客里面写了。他们利用我们想成名的心理一步步引诱我们拍裸照,并用一些专业词汇和理由,欺骗我们进行录像,作为资料保存。现在他们拿着我们曾经的照片和录像肆意传播,具体的细节将会在我们的自传体小说里体现。

“我们都和他发生关系”

记:你们日记里所提到的胡××,在“××影视”里担任什么职务?据你们所知“××影视”共有多少工作人员?

包包:胡××是“××影视”的主要策划人,管理整个公司的运作,大多数女孩的照片都是他拍的。“××影视”里只有胡××是男性,余下的两名女性是工作室的工作人员,负责网站建设和宣传。胡××是主要策划人,每个刚进公司的女孩都和他发生过关系。他声称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彼此之间的距离,公司才可以花钱在艺人身上,替艺人进行推广宣传,成就他们的明星梦。

“被安排陪伴投资人”

记:有网友在留言里声称持有你们和别人发生性关系的录像,并在寻找买家,真的有这样的录像存在吗?

包包:我们在文章里写过,在拍摄的现场我们就和胡××发生过关系。在“××影视”的那段时间里,我在电脑前亲眼看到过一个16岁的女孩和胡××发生性关系,而且还被录了下来,那是那个女孩的第一次。每当我想起那个画面的时候都心有余悸。我想跟工作室的其他女孩说一声:

“当你们真的大红大紫的时候,你们知道被别人攥在手里的是一些什么吗?”

记:你们共多少个所谓的“投资人”发生过那种关系,有两人同时和一个“投资人”发生性关系的情况吗?

包包:我们没有从“投资人”那里获得任何利益,但却分别被安排和多个“投资人”发生过身体方面的关系,我们就这样被“潜规则”了。这个圈子本来就肮脏,我们姐妹俩和同一个“投资人”发生性关系也是不可避免的。

“想给自己一个交待”

记:在博客中写出自己的秘密是需要一定勇气的,有没有害怕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

包包:要说害怕是假的,虽说是在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里说出自己秘密,但直接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人。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事件的受害者,说出来是想对自己的过去作一个交待,同时也给做“明星梦”的女孩子们提个醒。

记:不少网友认为你们如此“坦承”目的只是想炒作、出名,你们自己怎么看?

包包:对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往进行公布,只是想给自己人生的这个阶段有一个交待,让该受谴责的人受到惩罚,同时用我们曾犯下的错,提醒大家在追逐梦想的同时不要被坏人所利用。

记:下一步你们打算怎么做?

包包:下一步就是接着写我们的自传体小说,写徘徊的男女爱情、人生的繁盛衰败以及有关道德和人性的优劣等,当然还有的就是青春的叛逆和迷惘。此外,这次四川大地震让我们意识到了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比我们不幸,我们也会尽可能地为这些失去家庭的孩子尽一份力。

据《信息时报》

23岁 17岁 15岁 三兄妹相继瘫痪

查、医治过的孩子。20年前,23岁的徐德彬刚刚订下婚事。

徐德彬回忆说:“这病来得特别突然,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冬天,头一天我还让大米来着,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下不了地了,腰不能弯,腿也使不上劲了。在这之前,我就总感觉自己走路的时候好像腿筋特别紧,虽然不疼不痒的,不过脚后跟总也挨不着地。”

生病之后,徐登云带着五儿子踏上了求医问药之旅,3年下来,能去的地方几乎都跑遍了,能借的钱都借了,徐德彬的病没有一点好转。3年后,徐登云一分钱都没了,不得不放弃治疗。

祸不单行

又有两孩子得一样的病

徐登云和老伴儿想好了,要举全家之力照顾儿子,让儿子过上最好的日子,然而,17岁的小女儿徐雅杰突然发现自己的脚后跟也开始无法接触到地面了。一时间,老徐家闹“邪事儿”,他家其他孩子将来都得这病的传言在整个村屯流传开来,原本坚强的徐雅杰在“怪病”还没有降临的时候就被传言击垮了。几天过后,她真的不能下地了。

徐登云夫妇看流着生病的儿子和女儿,除了流泪之外,一筹莫展。几年又过去了,儿子和女儿的情绪都稳定了很多,就在徐登云认为一家人已经挺过难关的时候,年仅15岁的小儿子被村民从学校抬了回来,他的病和哥哥姐姐一模一样。一下子,村民都开始拒



母亲多年如一日照顾3个瘫痪的孩子 施忠威摄

绝和他家来往,这个家成了村里的“异类”。这样的打击,让张文珍一下子就苍老了许多,她甚至想到了带着3个孩子一起去渴死,渴死生活的眼睛,张文珍最终选择了与命运抗争。

如山之爱

老两口换班守着孩子

其他的孩子相继结婚离开了家,徐德彬、徐雅杰、徐德新三个病孩留在了父母身边,由于瘫痪,开始的时候3个儿女生活不能自理,老两口从来没有嫌麻烦;夜里孩子们睡不着觉,捂着被不停地哭,老两口怕出什么意外,就换着班守在孩子炕头,孩子哭,他俩就隔着被抱着孩子一起哭,日子久了,孩子们都想重新站起来,老两口就一起使劲把孩子都扶到外面晒太阳,然后一个一个搀着他们练习走路,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和他们一起跌倒在地。有一次

了,养了我们仨一点福都没享着,还跟着我们受罪,我们仨一起走,死了也有个伴。那天我们把他俩支了出去,然后爬到外面把农药拿了进来,抱在一起先大哭了一场,正准备喝的时候,爹妈就回来了。后来听邻居说,我妈在外面就感觉眼皮不停地跳,她拉着我爸急匆匆地跑了回来,一把把农药抢了过去,然后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死了,她就和我们一起去,在下面也能照顾我们。”说完这些,兄妹3人都流下了眼泪,可脸上还挂着笑,因为他们答应爹妈无论如何都要笑对人生。

笑对人生

老人扶孩子练走路成一景

自杀事件发生之后,两位老人不仅加紧了对3个孩子的看管,还想尽办法让孩子们树立起坚强的信心。靠山村8组的村路上,老人扶着孩子练习走路成为村里一景。又有几年过去了,兄妹3人在父母精心照顾下,已经能够拄着拐杖短途行走,而原本远远躲着这家人村民也被如山的爱感动,不仅接受了他们,还时常给予这个家一些帮助。

一村民说:“他家几个孩子得这个病挺邪的,开始我们都挺怕,都不敢和他们接触,后来我们常看到老张太太扶着孩子练习走路,这几个孩子也显得特别坚强,我们慢慢地又恢复了和他们家的关系,现在不仅仅是我们常帮助他们,村里和德惠市也给了他们很大的关爱,那3个有病的孩子也比以前开朗多了,有时候还

能给我们讲讲笑话啥的呢。”

贡献社会

捐遗体解病因救他人

2005年,徐德彬、徐雅杰、徐德新3人在看电视的时候知道了遗体捐献的事儿,3人不约而同地想到捐出自己的遗体,没想到这一举动遭到了老人的强烈反对。3人齐刷刷地跪了起来,徐德新说:“妈!我们一病就是这么多年,就这么干躺着跟废人没啥区别,现在终于有个机会能证明我们对这个社会还有用,你就成全我们吧!”在一家人的眼泪中,3个孩子写下了一份遗嘱,最后一句话是:用我们的身体解开病因,解救他人!

3年过去了,如今村民慢慢地理解了他们的想法,而且还有村民找到他们,也想同他们一样捐献遗体。

还有心愿

感受在爱人怀里的滋味

徐雅杰患病的时候只有17岁,当时她不仅人长得漂亮,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当时就有很多大胆的男孩子向她表白过爱慕之情,即使是在她生病以后,还有人来到她家提亲,表示要养她一辈子,但都被她拒绝了。岁月流逝,曾经爱慕过她的人都早已结婚生子,但她还是独守空房。提起还有什么心愿时,徐雅杰沉默了好久,抬起头时泪水已经打湿了衣襟:“我想知道爱情的滋味!我想感受在爱人怀里的滋味,感受一下肚子里孩子轻轻踢我的疼痛……”

据《东亚经贸新闻》

噩梦开始

23岁儿子突然瘫痪

徐德彬,今年43岁,他是徐登云和张文珍的第五个儿子,也是家里第一个患上怪病的孩子,唯一一个去去医院检